

特殊讲义(上)

□苏轼书

一进入12月,海内外学界到处都在开会,连续几个周末都在各地的会议与发表中度过。这种类似联谊的聚会于研究虽无益处,但遇到出色的题目,又或遇到锐利的提问,还是会感到兴奋。此前远赴琉球大学工作的师兄问我能不能为他带的班级上一节“特殊讲义”。所谓特殊讲义,即大学里不定时开设的项目,题目有别于平常课程,通常会从外面请老师过来,类似特别讲座。师兄说,可以讲你最熟悉的旧书店话题,希望学生们对自己本国的社会文化有更多关心,也希望学生们能多一种理解自我的途径——借由他者(外国人)视角。既然是谈旧书店,我当然乐意。师兄又吩咐,内容不要太艰深,务必考虑到本科生的水平。

常听老师们说,给东大、京大的学生上课最轻松,不需要考虑学生们听不听得懂。因为从小就被认为是聪明的学生们绝对不会说自己听不懂,而是会全身心投入、去理解老师讲述的内容。若是给水平一般的私立大学上课,则要花很多心思准备,若学生听不懂你讲什么,不是学生水平有问题,而是老师没有尽到教育的义务。

回想自己做学生时,老师们的大多不乐意上课,经常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题目搬上课堂,默认学生们早已掌握了基础的研究方法。有点像传统的学徒制,学徒需要自己体会老师的风格,最基本的知识不需要课堂教授。

“到底该怎么写论文?”

老师不会直接告诉学生答案,只负责检验写出来的半成品或成品。

还好有师姐师兄们传授经验:“都说应该多看最出色的研究,多看他们的全集,多多揣摩。”

也有老师回忆自己做学生的时光:“某著名老先生说,不在所有的资料上留下自己的指纹,不能叫读书,更谈不上研究。”

因此大家忙着埋头独学,努力在资料上留下指纹。等自己站到学生的对面时,最初完全不知如何讲授,比学生还紧张。脑海中浮现出从前课堂上老师们的样子,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,并照葫芦画瓢传授“全集论”“指纹论”。

这两年开会,基本都是在线进行,倒是便利了许多。也因为如此,会议比从前更多。很快就到了与师兄约定的特殊讲义的日子,是12月中旬某个周日的下午。讲义题目是“接近书籍史的世界:旧书店联结的东亚与日本”,内容主体其实是我最熟悉的京都旧书店,以及这几年一直处理的几种很专门的文献。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,在开篇安排了一些冲绳本地的话题。6年前的初夏曾去过一次冲绳,并尽一切可能逛了岛上的各处旧书店。离开冲绳之前去的一家就在琉球大学附近,是学术专门书店,内容极丰富,很能说明冲绳古书界的水准与琉球大学研究者的关心领域。当时台风即将过境,我冒着错过飞机的危险,打车奔去那家旧书店,愉快地买了整箱书,请店主夫妇寄回京都。非常怀念岛上的风土人情,真希望再去从容逛一逛。

527

关于做学问,顾炎武说过有名的话:“古采铜于山,今人则买旧钱,名之曰废铜,以充铸而已。”后人引此,似乎多是为了说明一手材料的重要性,然而如此理解,顾炎武就显得不怎么高明了。

要知道,对于铸钱来说,废铜固然驳杂,但新铜也未必纯度很高;新铜直接从矿石里炼出来,自是难得,但废铜充铸,化旧为新,也不简单。只要铸造得法,新

铜旧铜,价值其实是一样的吧。具体到治学上,有些新见解确完全基于新材料,但也尽有新见解并不靠新材料,而更依靠新眼光、新理念、新假设,思路一变,旧材料就可能有了新意义,正如废铜也完全可以铸出新钱。就说顾炎武“采铜于山”得来的《日知录》吧,其实又有多少是别人没用过的新材料呢!

我以为,所谓“采铜于山”的本意,重点并不在新材料,而在新发现——他强调的是,要从原始材料下功夫,自己发现

反读书记(一九一)

□胡文辉

问题、发现自己的问题,而不是依凭现成的著作、综合现成的材料,探讨现成的问题。也就是说,他强调的是自得之学,即学问的原创性。

528

晚唐诗(尤其是李商隐),宋词(包括集宋词联,尤其是梁启超集的),黄仲则的诗,席慕蓉的诗,柴可夫斯基的乐曲,杜普蕾的大提琴演奏——最能让我体会到感伤之美的作品,也都属于我最喜欢的作品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二一



新书快递



马克思的晚年岁月

[意]马塞罗·穆斯托著 刘同舫、谢静译
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享誉世界的名著,展现出一个伟人最后的创作时光和人生经历,回应了学界对马克思晚年生活的相关争议,是对马克思的“最后著作”和晚年生活的重新评估。本书还致力于消除对马克思晚年生活的两个关键误解:马克思晚年不再写作;他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家,只关注阶级冲突。

钱理群讲鲁迅

钱理群著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本书从三个角度勾勒鲁迅的面貌和他的作品。第一部分是鲁迅和当代的关系,追问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,为什么还要阅读一个140年前的作家的文章,这个问题最为迫切也最需要先行解决;第二部分对鲁迅的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,令人切实感受到鲁迅作品的魅力;最后一部分,则是回到鲁迅的年代,还原他的真实生活、工作场景,让读者从另外一个具象的层面获得对鲁迅其人的生动感受。

汉学家与儒莲奖

姚鹏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儒莲奖是汉学界的最高奖项。此奖在法国汉学家儒莲去世前一年(1872年),由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设立,用以表彰对汉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人。本书回顾了从儒莲奖首次颁奖到1949年的获奖者情况,从思想观念、风物掌故、习俗地理等方面对儒莲奖获得者及作品进行了详细剖析,全景式展现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研究,可以让读者较为客观地了解海外汉学发展史和中西文明交流史,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。

策兰传

[德]沃夫冈·埃梅里希著 梁晶晶译
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以其扎实的学术研究、准确的叙事、至诚的情感,讲述了二战后影响深远的德语诗人策兰跌宕的一生,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、创作历程、情感生活、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,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,以及20世纪的创伤历史。

无锡钱氏家风的现代启示(五)

□钱之俊

小学毕业,钱锺书考入苏州知名教会学校桃坞中学。作为教会学校,桃坞中学的中英文课程分班上课,钱锺书刚入学时,因为国学有根基,国文、中国历史等课都是直接跳到初中二年级上课,而英文、数理等课程则在初中一年级。在这些课程中,他国文是强项,数理等课却不太理想。在校四年,钱锺书的写作开始崭露头角,已在校报上发表文章、在作文竞赛中获奖。

上桃坞中学以后的一年暑假(1926年),在清华任教的钱基博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命钱锺书和钱锺韩各作一篇文章,结果钱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,而钱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、用字庸俗,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。“这顿打虽然没有起‘豁然开朗’的作用,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。锺书从此用功读书,作文大有进步。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,嵌些骈骊,倒也受到父亲赞许。他也开始学着作诗,只是并不请教父亲。……锺书考入清华之前,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。”(杨绛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)他自己后来也回忆过这段经历:“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,先君适自北京归,命同为文课,乃得知《古文辞类纂》《骈体文钞》《十八家诗钞》等书。”(《谈艺录》)1979年4月,他到美国访问,“自言在中学期间,初不知用功,曾给父亲痛打一顿。十五岁才知发愤读书。”(夏志清《重会钱锺书纪实》)

1927年秋季学期,钱锺书自苏州桃坞中学回到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二。这时钱基博在上海和无锡两地跑,他在无锡国专兼任国文教授,每周五、周六到国专上课。即使时间紧,他也不放过教育子侄的机会,要求钱锺书和钱锺韩每周五晚上都去听他在国专的课。就在读高二这一年,全校又进行了国文、英文、算术三门课的竞赛,结果钱锺书得了国文、英文两个全校第一,轰动全校。这个时期在写作上,他已不再受到父亲钱基博的责罚,而是颇得赏识了。其间,他开始经常替父亲代笔写信,由口授而代写,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。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钱穆《国学概论》的《序》就是钱锺书刚入大学时替父亲写的,当时署名“钱基博”。民国十八年,钱锺书以中英文特优的成绩被清华破格录取,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。